

东方文学丛书

DONGFANGWENXUECONGSHU

中国美人鱼

段华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美人鱼

段 华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李文方

封面设计:王益章

作者画像:王益章

版式设计:王 野

责任校对:牧 放

中 国 美 人 鱼

Zhong Guo Mei Ren Yu

段 华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9号)

哈尔滨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铅印室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8 · 插页 2

· 字数:173,000

1994年3月第一版 199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00

ISBN7-207-02989-9/J·462

定价:7.00元



作者近影

走向崇高(代序)

李自由

青年作家段华同志接连有好几本书出版,嘱我为这本集子作序,其实他完全应该请比我更有身份、更有影响、更有权威的作家来写此文,因为这本书有着不同寻常的分量。

段华很幸运,70年代中期大学刚毕业就迈上了文艺创作道路。天时地利人和,个人的兴趣、天赋与职业和谐地统一,使他似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叩开文学宫殿的大门。他像一只羽毛丰满的小鸟,在文学天地里搏击遨游;他像一个成熟的苹果,更遇一夜绵绵秋雨,在枝头上炫耀着丰收的喜悦。他写小品、写相声,剧场里便有了如潮的掌声,捧腹的欢笑;他写电视剧,“飞天”、“金鹰”向他微笑;他写剧本,居然和合作者在全国

一举夺魁。他写报告文学，这本沉甸甸的集子，展示了他丰硕的成就。

在平常的生活里，段华似乎没有具备严肃作家那种深沉和老练，没有鹰一样的深邃的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和拘谨谦恭老成持重的学者风度，那张像姑娘一样白嫩嫩的瓜子脸上，常常挂着亲切甜甜的微笑，随便的谈吐中不时蹦出几句幽默和风趣，把人弄得忍俊不禁。这个人如沙滩上一块卵石，密林中一片绿叶那样平常。然而，我们细读他的作品，在斟酌得天衣无缝的词句里，透出一股灼人的热气，一股动人心魄的震撼力。他选择人对于自身价值的崇高追求，作为他创作猎射的对象，而且死死咬住不放，把满腔的爱，凝聚在笔尖上，既展示人物的外在行为，又深拓人物的内心世界，加重作品的分量和立体感，这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无疑是成熟的表现。

《国徽，在惊涛中闪现》是段华的得意之作，也是获奖作品。典型环境和典型事件的刻意渲染，使民警王权席这个形象如立高山岩石之巅。这是一首悲壮的诗歌，一幅气势雄伟的油画。人们从画面上感受到了民警王权席心灵深处的最高追求，以及那追求对于我们所产生的威慑力量，读这样的作品引起我们对自身生存的反思，萌发出对于人生更新更美的追求念头。《中国“美人鱼”》中的周湘荣、《勇士与野人》中的李孜、《汨水壮歌》中的朱水平都与王权席一样，闪烁着我们这个时代绚丽的光辉，启迪着年轻一代在人生道路上应该怎样追求。在这

里我要向读者慎重推荐《中国“美人鱼”》这篇力作。我是在一个停电的傍晚，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一口气读完的。我为周湘荣这个小姑娘被火车压断左腿左臂而惋惜，为她的不幸家境而哀叹，为她的顽强毅力所感动。为她夺得世界冠军给中华民族争得荣誉而欢呼、悲伤、欣喜、快慰、激动……尽在其中，我在复杂的情感天地里游弋了半个小时，如沐春风、如浴朝阳、我闻到了祖国大地温馨清甜的春的气息，看到了中国一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矫健的英姿……

真没想到段华这个人，表面是那样平常和单纯，而内心却蕴藏着钢铁般的厚实。

1994年10月16日于岳阳。

目 录

走向崇高(代序)	李自由
汨水壮歌	1
国徽,在惊涛中闪现	55
九曲山道七品官	73
中国“美人鱼”	85
樱花,在再生之地吐艳	102
眼光	112
比翼飞	132
鸿鹄志	148
“囚徒”交响曲	158
“水竹”钓“团鱼”	172
勇士与野人	187
冰炭赋	237
后记	250

汨水壮歌

汨罗江，一部流动着的慷慨悲壮的英雄史诗！

公元前 278 年，一颗巨星在江中陨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惊闻郢都失陷，目睹家国危亡，有心报国，无力回天，在汨水怀沙自沉，以死明志！

公元 770 年，又一缕伟大的诗魂在这里归天。一代诗圣杜甫在亲朋无一字的悲凉中，戎马马关山北而凭轩涕泗流，在汨水的一叶孤舟上结束了忧国忧民、流浪飘泊的一生。

当汨水穿越连云山，环绕幕阜山，浩浩荡荡，流到公元 1927 年，百里连云悲歌四起，蒋介石、许克祥向老区人民举起屠刀，英雄的平江人民不屈不挠，三十万烈士的热血染红了汨罗江。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率平浏工农武装在汨罗江畔高举义旗，打响了秋收起义第一枪。

翌年深秋，彭德怀同志饮马汨江，和黄公略等一道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

从此，英雄的汨罗江变成了将军河，无数名汨罗江水哺育的热血男儿，从这里走向井冈山，走向长征路，走向宝塔山，成

为人民的功臣，其中张震、苏振华、钟期光、傅秋涛等 50 多位平江籍军人成为共和国的少将、中将、上将。

以《青春之歌》为代表作而饮誉文坛的当代著名作家杨沫，也是汨罗江的优秀女儿。

汨罗江啊，你是英雄河，你是将军河，你是母亲河。当你穿越沉重而悲壮的历史，流向当今这个伟大的年代，奔腾不息的江水如一个宏大的交响乐团，演奏出一曲令人荡气回肠的奉献之歌，一曲由一名 28 岁的汨江赤子，共产党员复退军人朱水平的热血谱写的青春之歌。

雄鹰，矫健地跃向激流

汨罗江畔平江县栗山区时丰乡白杨村的父老乡亲们的心尖上，刻着这个痛彻肺腑的日子——1994 年 3 月 12 日。

料峭的朔风，裹着冷雨和冰雪，在幕阜山回旋，在汨罗江肆虐。连日的暴雨，洪水从千山万壑涌向汨罗江，使平时宛若一匹彩练的秀水，变成万匹桀骜不驯的脱缰野马，咆哮着，厮咬着，碰撞着，扭打着，前呼后拥，奔流直下。

一条机帆渡船，载着从白杨村到江北岸购化肥、农药和日用品的村民们，在波峰浪谷中穿行。坐在船头的那位五短身材三十岁上下的汉子是白杨村五组的朱聪林，紧靠着他的那位不到三十的健壮少妇，是他妻子徐丁香。

患有间歇性眩晕症的徐丁香选择这种阴风怒号的气候过河，实在是一个重大失误。那排空的浊浪，在她眼中变成了无数浑黄色的恶龙，那张牙舞爪的浪头，一齐向她张开血盆大口。当她心有余悸地舍舟登岸，随丈夫沿江而行，忽觉大脑一片空白，双腿一软，倒地一滚，旋即滑入滚滚汨罗江。

几秒钟内发生的这一切，使朱聪林目瞪口呆。他眼巴巴地看着激流中那一绺随波逐浪的头发，终于缓过神来发出呼救：“救命啦！救命啦……”

渡船已驶向彼岸，风雪中路旷人稀。

五三个村民闻讯赶来，见状心急如焚。包括徐丁香的丈夫在内，人们都清楚，这是一个水深三丈，水势凶猛的急流区，水面漩涡如盆，水底漩流更是水中巨魔，危机四伏，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如跳下江水不仅难救徐丁香，水性再好的汉子也难生还！

那一绺青丝被浪头卷进两丈多远的主流，一股漩流涌来，青丝卷入水下。半分钟后又浮将上来，一张面如白纸的面孔在傍晚的暮色中泛着青光，徐丁香，正在地狱之门徘徊！

江岸上，一个颀长矫健的身影，箭一般向出事点射来，纵身跃入滚滚激流，是他，朱水平！江风撩起他脖子上洁白的围巾，像一只沙鸥掠过波峰。来不及脱下的齐膝高的雨靴，义无反顾地踏向狰狞的漩涡。

朱聪林突然想起，朱水平的水性并不好，儿时在江中戏耍，伙伴们都叫他“旱鸭子”、“秤砣”，顶多能在静水中划几下子。时间不允许岸上的和水中的人们多想，湍急的江水如万条皮鞭在抽打着朱水平的躯体，抽打着目击者的心。朱水平的刺骨的冰水中与暴戾的惊涛骇浪奋勇厮杀，几度沉浮，终于找到并托起不省人事的徐丁香，奋力游向岸边。

朱聪林他们伸手去接徐丁香，不料一个浪头呼啸着涌来，像死神伸出魔爪，将徐丁香和朱水平又拉回江心。

岸上的人在捶胸顿足地咒骂一江浊浪，人们呼唤着已冻得面色苍白嘴唇乌黑的朱水平赶快上岸免遭不测。

朱水平又一次被浪头冲向岸边，此刻，他离生命之岸仅一步之遥。

如果他听从乡亲们的劝导，只要一纵身就可以回到这万物争荣的美好世界来。

如果他承认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性，只要一登陆就不至于让年近古稀的父母经受晚年失子的巨大悲恸，不至于让娇妻爱女变为孤儿寡母……

朱水平此刻想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时间和空间仿佛都凝固了，暮色四合的天宇也透出些许光亮，在注视着朱水平在生与死之间，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迅速作出抉择。

朱水平没有丝毫犹豫和 徨，他用武警战士特有的机警搜索江面，发现徐丁香去向后，毅然决然再次跃入惊涛，用早已被灌铅一般裹着毛衣围巾和长靴的躯体，避开漩涡，拨开激浪，扑向江心。

朱水平被巨流一忽儿抛上波峰，一忽儿甩下浪谷，波浪好像发誓要掀开我们的英雄。就在这一抛一甩之际，说时迟，那时快，朱水平一把抓住奄奄一息的徐丁香，为了她，他已没有能力让自己的鼻孔露出水面酣畅地呼吸，只好竭尽全力将她笨重的躯体托举出水面，奋力游向岸边。

岸上，十几双手伸向早已昏迷的徐丁香。正当人们全力救护徐丁香时，一个罪恶的浪头扑来，把早已浑身冻僵，精疲力竭的朱水平穷凶极恶地卷进漩涡，毫不留情地吞进江底。

两名小伙子哭叫着跳下江水寻找朱水平，终因风急浪高暮色浓，一无所获。

暮色中，江水依然咆哮着，翻滚着，卷着漩涡，涌着泡沫。江心那一堆堆砂石在夜幕下泛着青光，像死神暴出的一颗颗

毒牙！

那是淘金者留下的劣迹。前些日子，那些利欲熏心的拜金狂用敌舰一般疯狂的淘金船在江心横冲直闯，乱拱乱翻，在平坦的河床上，掘出一个个深坑，掀起一堆堆砂石。

淘金者淘去了本应由国家开采的金子，却被淘汰了做人最起码的比金子值钱得多的良心！无序采金破坏了宝贵的国家资源，污染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损伤了水文地质结构。为此，平江县委县政府下极大的气力进行了彻底地整治。但那些未来得及填平的深坑仍然在制造漩涡，潜伏危机。

淘金者拜倒在金钱脚下，充当了激流的帮凶！

生龙活虎的朱水平，28岁的朱水平，被淘金狂掘出的深坑吞了下去，献出了比金子亮得多的宝贵得多的青春！

飞峙在江边的幕阜余脉三峰尖，默默地注视着脚下发生的这悲壮的一幕。

爱雨，慷慨地洒向青山

雨刷刷，浪滚滚。夜幕封锁了江面，笼罩了大山。山溪淌泪，草木含悲。江水呜咽，长风当哭！

噩耗，雷般炸响了汨江两岸，四乡八村。数百名干部群众自发地打着手电举着火把，涌向江边。几百张喉咙，哽咽着齐声呼唤同一个名字：“水平！水平——”

喊声盖过了江涛，激起人们心中的滚滚热浪。无数道手电筒光柱在江面掠过，无数团火把将两岸映得如同白昼。

水平啊水平，你听见乡亲们的呼唤，大山的回声了吗？你看见那燃烧的火把燃烧的乡情了吗？

四条木船开过来了，乡亲们找来鱼网，竹篙，迎风斗浪，打

捞英雄的遗体。一网一网地扑空，一篙一篙地失望，人们仍然坚定地撒网，拉网，下篙，收篙。几十人在船上通宵达旦，数百人在两岸彻夜不眠。

好心的乡亲们不忍将噩耗告诉朱水平的亲人。

新落成的简陋农舍内，四壁无门，北风乱灌。这是朱水平搬进五天的新居。锅台里，晚饭已热了一遍又一遍。朱水平的妻子姜廖兰倚门而立，遥望门前小路，像一尊望夫石。五岁独生女儿朱宇紧抱着妈妈的腿，仰起圆溜溜的小脸问：“妈妈，爸爸何事还不回来，都点灯了，妈妈……”

是啊，水平早该回来了，姜廖兰默默寻思着。今天下午，他拿起扁担绳索说是过河去时丰买化肥。刚才几位乡亲们捎信来，说是水平今晚有事不能过河了，要我们先吃饭。水平吃过饭么？他一忙起公事来就经常忘了睡。“嗨，他只穿了件毛衣，他会冷的。”姜廖兰牵肠挂肚，自言自语。

“爸爸不冷，爸爸不冷！”小朱宇天真地笑着，小酒窝里装着几分得意，“真的，爸爸系好了围巾的，好白好白的围巾，是我给爸爸系的，系得好紧好紧！”

“不冷就好，爸爸不冷，妈妈就放心了。”年轻的母亲抚摸着女儿的头喃喃低语。

26岁的姜廖兰是方圆十里少有的标致妹子。那镶嵌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上的睫毛，令一切城里的美容师纹出的眼线黯然失色。匀称的身材也决非乡间寻常可见。

88年春对于大山的儿女来说是多情的春天，热心的乡亲把这个白杨村的当过武警的后生带到她家，然后就是非正式性的回访。山里姑娘都希望嫁到山外去，进城当然是姑娘的第一志愿，找个殷实富裕的农家是姑娘们特别是像姜廖兰这等

“村花”的起码选择，亲戚朋友们百思不得其解，廖兰怎么会相中朱水平这生活水平并不高的户子。一家养女百家求，向姜家提亲的哪个不比朱家富有？哪一个像他那样专门为别人操心的傻里傻气？

“人”，廖兰的心中只有大写的人，“我相中的是人。”至于为什么相中这么个人，姜廖兰没有专门的论述。女人的心是一部经典，外人很难读懂她的章节。

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卡拉OK”，谈不上什么情调，谈不上罗曼蒂克，姜廖兰随着迎亲者翻过三峰尖，就成了朱家的成员。1989年，他们的女儿朱宇经过三天三晚艰难地踢蹬挣扎，终于带着第一声啼哭走进这个贫寒之家，她的不懂事的双脚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这是一种不便于大肆张扬的疾病，病人常年被潮湿所困扰，以至于出门行走都极不方便，更不能肩挑手提插秧割谷。

自从妻子落下这个病根，朱水平对爱妻更是百般温存。尽管他每晚连贴身的衣服都难保持干燥，但从无丝毫怨艾。他默默地擦，默默地换，默默地洗，默默地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曾经领着妻子到县城求医，住了一月，耗资三千，病情依然如故。

据平江县妇幼保健站普查统计，全县有同类病妇50多人，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因此而离了婚，有极少数因不堪忍受这难言痛苦或被丈夫逼迫离婚而走了绝路。

另据报载，北方某地一同类病妇被丈夫遗弃至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病妇穴居野处茹毛饮血，顽强地活了下去，20年后被人救出时已成“当代白毛女”，连思维和语言都几乎丧失。

遇上朱水平这样知冷知热肝胆相照的丈夫，姜廖兰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她疼丈夫，疼得心都发抖！她曾经想到过决心不再连累他，但是她又是那样铭心刻骨地爱他，离不开他。

朱水平四天前搬进新居后还说过，只要还能借到钱，一定要上岳阳，赴长沙，即使倾家荡产也要让妻子摆脱痛苦。

繁重的家务负担，使朱水平只好辞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职务。辞去了营长，他又当了村民小组组长，这是乡亲们的强烈要求，他无法推卸。他只好把劳动时间延长再延长，把睡眠时间缩短再缩短。从此，当他自己在做饭时，心里想着村民的米缸。手端瓜瓢喂猪，心里挂牵乡亲们的猪栏。

今天下午，他还喂饱了猪再去买化肥。他反复交待让妻子歇着，等他回来做晚饭，晚饭后再去谢家洞看看父母。他还要妻子提醒他带上那架廉价的相机为父母照张相。

相机是他家唯一的奢侈品。他在部队学会了摄影。回乡后，哪有喜事他总是带上相机去祝贺，镜头像他那颗水晶般的心，他乐意把自己和他人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刻固定在胶卷上。

姜廖兰从墙上取下相机，擦去机上的灰尘，静静地等待着迟归的丈夫。丈夫是她人生路上的拐杖，是为她挡风的墙，遮阳的伞。

等待吧，等待着是美好的，多少憧憬在等待中显影，多少希望在等待中实现。

江面上，乡亲们还在与风浪周旋。五组村民缪达仁，抡起鱼网狠命地撒向狂涛。水平啊，你能不能走哇，快跟我回来吧！缪达仁心中默默念叨，脸上热泪潸然。他悠悠拉着网索，悠悠地拉出一串串难忘的往事……

那是 1991 年那个冷嗖嗖、湿淋淋的早春，缪达仁这位刚

交不惑的汉子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为什么老天爷就是不睁眼？谁不清楚这些年来为了长期病卧不起的妻子，他缪达仁求了多少医，敬了多少神，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钱？平江岳阳乃至长沙的医院都住过，西药开过中药整过火罐拔过吊针也打过，甚至也抽过符水也喝过，总之，该弄和不该弄的都弄过，病妻为什么还是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撇下他和儿女们走了？

人生之大不幸莫过于老年丧子，中年丧妻。缪达仁抱着爱妻的遗体欲哭无泪。家里债台高筑，缸里粒米无存。一栋破土房多年失修早已百孔千疮摇摇欲坠。

失妻的巨创和无钱安葬亡妻甚至连儿女们的饥肠也无法填满的严峻，像肆虐的山洪向他袭来，缪达仁的精神垮了，他的枯涩的双眼里放出绝望的光。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显得异乎寻常的镇静，他从容不迫地找出一瓶去年未用完的农药，像是找出一坛陈年老酒……

有人敲门！缪达仁懒得去开。

门被推开了，进门的是一只箩筐，筐里是黄橙橙的稻谷。

是朱水平挑着一百斤粮食走进这个冰冷的家。这是他自家的粮食，还有他自家的50元钱。“拿去，把大娘送上山。莫饿了崽女，快搞点吃的。”朱水平拍拍东倒西歪四面通风的墙壁，“这屋子要倒了，要修，砖和瓦我家里有一些，你去拖就是。”

缪达仁那双枯涩的眼顿时泪如潮涌。他不是不知道，朱水平的妻子姜廖兰患病求医也是债台高筑。他不是不知道，就是五天前的一场暴雨，卷起滚滚山洪将朱水平的傍山而建的土坯房冲成废墟，一家三口死里逃生，朱水平东拼西凑弄了点砖瓦准备重建家园。他不能动人家一砖一瓦。